

陈慧如著

纯情正月



AGES OF PURE EMOTION



纯情岁月

YEARS OF PURE EMOTION

陈惠如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京)新登字第 173 号

纯情岁月

陈惠如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长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开本 6.5 印张 150 千字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049—465—9 /G · 379 定价 8.8 元

作者小档案

姓名:陈惠如

笔名:慧儒

年龄:25岁

生日:1月28日

血型:AB

籍贯:广州

成长地:粤北

家庭出身:普通干部

毕业学校及专业:韶关大学英语系

工作经历:曾为广州造船厂一中英语教师

现为广州电台《广州之声》记者、编辑

发表过的作品数字:散文、小说、诗歌、童话、寓言等共计110
余万字

入会情况:系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广东省散文诗学会会员

广州市越秀诗社会员

广东省女记者协会会员

第一次获奖:18岁时散文《母亲树》获全国首届“黄山杯”习作
大奖赛“佳作奖”

最喜爱的一本书:《悲惨世界》

最感动的一本书:《牛虻》

最喜欢的作家:雨果

最崇敬的文人:鲁迅

最喜欢的哲人:老子

最喜欢的颜色:白色

最喜爱的花:蒲公英

最喜爱的动物:松鼠

最欣赏的画:《泉》

最憎恶的事情:战争

最崇尚的人生理想:真、善、美及自由

最大的心愿:了解世界

目 录

一江秀水育纯真(序) 杨羽仪 1

第一辑 纯情岁月

| | |
|----------|----|
| 纯情的寓言 | 7 |
| 动情时分 | 22 |
| 真情故事(三章) | 26 |
| 旧裙 | 31 |
| 纯洁 | 39 |
| 花毽子 | 43 |
| 板凳今年十九岁 | 45 |
| 寻真的女孩 | 48 |

第二辑 粤北故事

| | |
|-----------|----|
| 流水带走了我的小雪 | 53 |
| 沉默的深情 | 57 |
| 细狗舅舅 | 59 |

| | |
|----------|----|
| 唱来唱去的女人 | 62 |
| 莽莽阿姨 | 66 |
| 狗尾巴花与大头仔 | 72 |
| 鞭子·猪·女人 | 78 |
| 家园 | 82 |
| 乡下表姐 | 86 |
| 盲年出嫁 | 90 |
| 乡下表妹 | 93 |
| 乡下人 | 97 |

第三辑 心情风景

| | |
|----------|-----|
| 人在风雨中 | 103 |
| 维也纳女孩 | 105 |
| 羊背上走来的妇人 | 108 |
| 扇友 | 110 |
| 善缘 | 113 |
| 鹦鹉心 | 118 |
| 哑女 | 122 |
| 渡轮歌手 | 124 |
| 心隅 | 126 |
| 听风弹琴 | 128 |
| 兰圃听风 | 131 |
| 闲情两题 | 135 |
| 戴上你的面具 | 138 |
| 羡慕 | 140 |

| | |
|-------------|-----|
| 窗花的微笑 | 142 |
| 给人玫瑰之手(外一篇) | 144 |
| 唤醒心中一种爱 | 147 |

第四辑 膜拜生命

| | |
|-------------|-----|
| 烟花的灵魂 | 153 |
| 缤纷的月光 | 156 |
| 心情三味 | 159 |
| 祝福光阴 | 165 |
| 念海 | 168 |
| 蝶想 | 171 |
| 天湖冥思 | 173 |
| 远方的诱惑 | 175 |
| 种下一道心灵的风景 | 178 |
| 一路唱着回家 | 181 |
| 母亲树 | 184 |
| 女人的美丽闲话(七题) | 186 |
| 男人与烟 | 197 |
| 后记 | 200 |

一江秀水育纯真

杨羽仪

读完陈惠如的散文集《纯情岁月》，我忽然又改变了主意。我原先和她聊天时，听她讲自己的故事，是想从一颗孤独的心灵谈散文需要一颗孤独的心的。

但是，后来读了这本集子里的“连环散文”：《板凳今年19岁》、《随雪而逝》、《青春的谎言》和《破碎》四篇散文，我觉得惠如对此集子的题名是十分准确的，并引发我终于改变构思的初衷。

她先是在1990年发表了一篇散文《板凳……》，在读者中引起广泛的反响，并获该杂志的一等奖。随后收到许多读者来信，当中有一篇来信是署名“雪侠”的“北国弟弟”写的，她真诚地复了他的信，自此两人“笔战”了好长一段时间，雪侠说要来南方参加一家杂志的笔会，便可来看望她。她冀盼着这一天，却终没有等到雪侠南来，从此他也就杳无声息了。只好相信雪侠是远飞伦敦陪外公去了，“我”的心“背负着沉重的惆怅，好象他一去，便永远消失于心之际野，不再相遇……”1994年的情人节，是北国弟弟“失踪”一年的日子，她就写了散文《随雪而逝》，寄托着她的纯洁友情。

此后，依旧没有雪侠的音讯，他仿佛掉进了英伦海峡再也漂浮不起来。散文在《作品》杂志发表不久，她突然接到一位名

叫春儿的女孩从北国打来的长途电话，春儿说她正在寻找《随雪而逝》中的“雪侠”，因为惠如写的“雪侠”正是她寻觅已久的恋人。春儿也和雪侠通了好长时间的信，而且与雪侠深深相爱着，“他曾说要领我走进成熟的秋天要陪我今生今世”，而他突然消失了，好象再也找不回来了。惠如劝慰她要坚强点，可也着实无奈，因为在“我”写《雪……》前，“他就似一个无法破译的符号，那样神秘地隐遁在不可知的地方。”后来，又接到春儿的长途电话，说终于找到了雪侠，他根本不是去伦敦，而是因单位里精简机构，他被下放到车间当工人，他希望他的生活波折不要连累了春儿，故请春儿忘记往日的故事……。“我”还是幻想雪侠有朝一日能抛弃青春的谎言，让春儿品尝多一些纯洁的真情，“人世间多一些不渝的纯情总比多一些背弃与市侩要好啊！”“我”等待着春儿来电：说雪侠“已站在生活的激流中”，雪侠“象吹出一声口哨那样抛弃了青春的谎言”，雪侠“不畏惧痛苦了他勇敢地正视这个世界的冷漠”，“寻梦者束缚的灵魂生出了天使的翅膀去飞渡自由”……

惠如怀着惶惑的等待写下了《青春的谎言》。

惠如以为这就是雪侠的全部故事，似乎，“只需用理解就可拭去一个落寞青年的彷徨愁绪”，因为雪侠“毕竟只是制造了一个青春的谎言，许多不甘于平庸地活着然而又困囿于挫折的人，也许都从这样的撒谎中寻求过慰藉吧？”

岂知，不久春儿又来信告诉惠如：她并没有厌弃雪侠的谎言，仍然给他写信，虽然雪侠畏惧而逃避着。春儿仍把自己的心“邮”去了，连同那煎熬中写的日记，全部辗转奉献给雪侠，春儿为他重振雄风而艰难地努力着……可是，不久春儿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坦白了一颗灵魂：雪侠的心灵“被搁在蒙尘

的暗处”，在“生命的旷野中从未逃脱过命运的暗示，他是疾风中一枝被伤害被折断被轻视的草”，他全靠幻想度日，于是他给别人写信，杂志和报纸的文章或征友启事，凡是女孩，只要有地址，他都写信。偶有回信者，他就不断地写，日子长了，就有许多女孩子的信。他怕弄错了，还给每个女孩编上号，女孩们的来信被拼凑揉和成一封封新的信分发出去。信中的雪侠是个才华横溢的小诗人面孔，有着曲折浪漫的爱情经历，人生十分绮丽……春儿就在这样的信中付出了真情开始了刻骨铭心的爱恋。

呵，原来这纯粹是极荒诞的文字游戏，却使得纯真的姑娘为之几番动情，不能自拔！“雪侠”变成了一摊浮有污垢的雪水。一切都訇然破碎了……

惠如用一颗破碎的心，把这故事的结尾写成了散文《破碎》，为远方水晶般的女孩春儿，也为自己。

读完这四篇“连环散文”，我心里很沉重。惠如和春儿都是以纯真的感情对待生活，对待友谊，可是，生活和友谊给她们的回报是无情的嘲弄。后来在我建议下，惠如把“连环散文”变成了长散文《纯情的寓言》。

我在《纯情岁月》中读到她的许多散文，如《流水带走了我的小雪》、《动情时分》、《真情故事》中的《红木屐》和《情人草》……每一篇都透露出作者深深的纯情，也写得颇为美丽动人。可以说作者是以纯情感受生活，对待生活的。即使生活有时欺骗了她，而她面对生活还是纯情的；即使生活有时滴出的是惨淡的殷红的血，她对生活依然是真诚的。

惠如散文中的纯情，像一片帆漂着读者远去，向那高远的“苍穹，驶出生活的船儿。在夜色浓重的重重生活波涛中，生活

的五味滚过来，荡过去，不露声色，却把人的心紧紧揪着，那好风和骚动的生活之海，又抚着，摇着……有时又如万顷平涛，照着读者不安的灵魂。

惠如的散文，恰如其人。她对我说过几个童年生活中的故事，后来又因怕伤害了那份童稚的纯真，叫我还是不要写出来，她实在珍惜那份童真了呵！那童年生活过的粤北小镇的风土与人情，那世界罕见的红砂岩风貌和传奇的丹霞景观玉女拦江，还有那围绕着古城韶关滔滔不息的北江水，北江河里无忧泛舟洗濯少女身心的快乐时光，连同江堤上柳林里举簾捕蝉的夏天……一切，都变成了她笔下的“粤北故事”，渗着无瑕的纯真。

是北江水陶冶了惠如的性灵，是这一江清水哺育了她的纯真。可以说，她的散文就是从这一江秀水中流出来的，汇入珠江，还是那样清纯。

散文，是情感的客观化，是自然的主观化。散文中的人和自然都需要纯真，以纯真构成美。散文包容了所有感受：从最基本的生活意识和生活活力，人的存在以及连绵不断的感觉，直到人类知觉的舒展，人的爱与恨，亲与仇，狂喜与痛苦，启蒙与愚民……都透露着一片纯真。

只是，正如雨果说：“艺术的大道荆棘丛生，这也是件好事，常人都望而却步，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生活之路也如艺术，多有坎坷和陷阱，那份纯情，是对付不了生活的。我以为要以纯真“入世”，而又渗几分“狡黠”出世，“入世”“出世”倘能大智若愚，这一江清水里“流”出的散文，也就会九曲十八弯的，正如她的那组“连环散文”那样。

因为，人贵乎直，而文贵乎曲呐。

第一辑

纯情岁月

纯情的寓言

随雪而逝

情人节那晚，不知怎么地就想起了雪侠。雪侠不是我的情人，雪侠是我的北国弟弟。在 93 年的 2 月 14 日，他的最后一封信象一只驮载风雪的小鸟，忠诚地飞临我的信箱。他告诉我，他辞了厂里的工轻松得直想唱歌，他说他那本由著名诗人作序的处女诗集《随雪而逝》4 月就要出版了，他说他 8 月就要飞去伦敦陪外公，他说他马上就要回北京与父母亲团聚^补英语，他说他 7 月份来广州参加《南风窗》的笔会来看我……

我等着他，等着他的诗集，等着他告诉我北京的地址，我以下雨天渴盼阳光的心情，等着他乘那缕诗一般的“南风”飘抵羊城。一直等到 7 月，可并没有等来雪侠的信和诗集。而后的日子，就随着那一阵阵驱夏的秋风，象落叶般一片片掉落，北方的寒潮一次次南袭，雪侠却是杳无音讯——雪侠，你以一种异样的沉默令我惊惶。我知道，你是不会忘记我的地址的，那么，是你补习英语遇到了麻烦？你生病了吗？还是出了什么意外？我是决不愿意作出这种揣测的，所以我宁愿你去了伦敦，其实，在我的祈愿里，你早已依期平安地抵达了伦敦，而异乡的奔劳使你顾不上写信，对吧？如今，又一个情人节来临了，一些凝固的隐藏的牵挂便醒来了。

认识雪侠，缘起于一张小板凳，师专二年级，我19岁，写了一篇文章纪念我的同龄小板凳，有些意外地获得了《年轻人》杂志“90年代呼唤我”征文一等奖。雪侠和一群陌生朋友的信，几经辗转才寄到我的手中，因为当时我刚刚毕业离校。

我得感谢我那张貌不惊人的小板凳，是它怀旧式的诚挚和古朴，为我赢得了许多朋友的共鸣——一大叠来自山南海北的“读者来信”，出自战士、学生、教师、干部和工人之手，而最远的信是雪侠从“北极”写来的。从他的来信中，我读出了一股老朋友相逢的喜悦，这种愉悦无所不在，从字里行间，从那规规矩矩的扁形的，象一群完整的甲骨文一样朴拙地填满了每一个方格的字体里，渗透出来；甚至，他那整段话极吝啬标点符号的固执，也给了我一份亲切感，使我想起那一个个熟悉的夏季，循着风铃声停留在我窗沿的蜻蜓，那样漫不经心地包围我——“嗨一个男孩已伸出他热情的手喂把你的手伸给我行吗？冒然去信只是因为我信任也感激甚至是十分依赖自己的这份感觉你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希望因双手与你相握生命会更坚强更有力……”

我接受了这份“挑战宣言”，从此两个同属AB型血型的人开始了快乐的“笔战”。雪侠的认真从他的来信中可读出，他的字一点也不飘洒，他的字一丝不苟地充实着每一个方格子，象排队一样守秩序，以马牛羊犬鸡鼠兔的姿势蹲伏在淡绿色的信笺上，使我想起刚出土的古巴比伦人的楔形文字。他的信象广东人说的“比一匹布还长”，信中流溢出散文的唯美、诗的韵味，间或涂抹些许格林童话的色彩和福尔摩斯小说的悬念，每次读了雪侠的信，我都有当编辑的冲动并想立刻寄给贾平凹在《美文》上发表，我就象沐浴在纯净得透亮的风中久久地

感动。有人说广州人很“商业”，与雪侠相比，我觉得自己确实有点“商业”，因为我写给他的信比他写的短得多，其实不是因为一个女孩子的矜持，而是因为我太懒，而雪侠不介意，他依然问候我春天OK，对我说秋安夏怡冬天好，他唱给我听他与红鼻雪人的恋曲，他讲述着东北金秋的松林里铺满在夕阳底下的松针，还有年关的红爆竹里他的狂喜与落寞，朋友过生日时几个男孩和女孩抽着烟摔了几个酒瓶子，一个个东倒西歪去唱卡拉OK……

我是侠很好的倾听者，他也一样，我寄给他南国的棕榈树一样翠绿的诗意图，在台风与静海中诞生的珊瑚丛一样怪异的思想，江南的雨季一样迷离的心情，有时只寄给他极短极平淡的广州人的“商业性”问候，而雪侠是毫无怨言的。四个年头过去了，我曾经暴满的信箱渐渐沉寂，可雪侠的信总也依期而至。有人说，与一个尚未谋面的异性能保持长久的通信，极有可能写的是“情书”。事实上，在我和北国弟弟之间，从来都把浪漫的爱情佐料搁置在一边，因为我们找到了比爱情更美妙的佳肴，我们开怀品尝，“情书”是多么俗气呀！甚至那一次，北国的弟弟寄来了他的像片并希望能收到一张我的彩照，我立刻就感到了伤害，仿佛临敌的刺猬一般，以不回信的方式来表示拒绝。问我要像片的男孩不知何故总令我设防，而那个在冰天雪地里与玉树琼枝并肩傲立的男孩，和他那种遥远而苍茫的表情，使我陌生而戒备。而雪侠，是否也感到了挫折我不清楚，只知道，两个月后，他的信又以轻松而微笑的姿态来了，使我负疚而珍惜。

是啊，这个世界人与围墙一样多，就象财富和痛苦一样多。为什么要用自己的手，在人与人，特别是在男人与女人之